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明　鮑南張　岱著

韓文林俊列傳

韓文山西洪洞人母娠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因名曰文成化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且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涉宮禁純皇帝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出爲湖廣參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淨樂宮

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太監貴
敳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左分守
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作殺隣近侵地奪印文
身往撫諭皆聽服尋陞山東左參政濟南之俗天旱
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曰打魃文下令嚴禁居
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
河南轉戶部右侍郎明年陞吏部再轉南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

軍三月俸粮度支以米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那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六千石價漸平人不病糴　泰陵知文除戶部尚書時時召見一日召文揭前令考祖宗塩法之舊以通商寔邊文上言國家之務莫重邊餉飛輓之利莫良塩法　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遇邊警粮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塞下得濟急之用効速而大莫有過此法又槩土冒濫

阻壞開中雖多寔用全無　皇上重慮邊陲勿靖蓄
積少克特召臣之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懽喜臣
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　孝宗宴駕
武宗即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則買補殘鹽之謂
祖宗舊制各處鹽運使等牙門歲辦鹽課如額徵
採積以待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
洪奏買兩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
等奏買長蘆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其寔侵

奪正課乞令所領引目起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未完者停止勿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　上命已納價者如弘治舊旨未納者停止如文議文在計部一年如請追淀妖道番僧賞賜請裁冗濫內官請復還長寧伯彧侵占民田請止太監綬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賣鹽以補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允俶、不撓亡何劉瑾恣橫閹臣劉健等劾之文乃約諸九卿合詞上言人主辯奸為明人臣犯顏為忠

況群小作朋倘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閑臣等待
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思後憂心如割至于長
泣涕下不能自已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睹近歲朝
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
就清癯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
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
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交易
于外狎匿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

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 君上圖便己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陛下 先帝臨終顧命之語 陛下所宜顧諟也閹宦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効

令馬永成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僉斷割私愛上告兩宫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祚疏入 上方欲治八人罪八人者繞泣 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退朝入部即對部屬官言 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勸文為疏與諸公卿伏闕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曰即事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既留於是日夜求文過不得

會有觧户以贋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失戥責在屬官乞聽以舊官致仕内批昂褒美大臣顯有屬托文遂落職并除昂名文子高唐知州聰刑部主事士奇並除為民文之出都門衣笥與行李一車而已瓘偵伺無以加之又會户部有故冊逸代文者顧佐瓘嗾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瓘奪佐俸逐之去復以中旨逮文鞫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者言瓘欲陷大

至死人皆譁怨瑾乃已禁未數日取中旨勿擬文罪
第與故戶部侍郎張經並罰米千石而更羅織文他
事罰二千繼之瑾誅復職文廟大遂永莊簡凝重歷
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咨遠猷根本奚冕天下陰
受其福家居行義多可稱述鄉里化之年五十喪妻
不娶冬命小孫温足婢媵不得至前老而形神堅壯
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坐不廢與林俊交善數千里
水書問往來如東西家　世宗即位賜書褒嘉加太

子太保公有司存問賜璽書曰比維奸之竊柄瘝朝政之分更卿寺正不阿抱忠自誓倡言叩關山岳難搖甘禍忘家冰霜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彦博九裹之餘人心攸屬維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輒俯伏感泣年八十餘卒贈太傅禮部請謚有曰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得謚忠定晦庵劉公嘗謂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道者又曰

國朝文臣諡忠定者唯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為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亦無能勝之

林俊福建莆田人舉進士李文正見其所著作語人曰他日當以文名世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陳白沙以薦至京俊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

太鎮國永昌寺僕上䟽曰臣聞修養之說惟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誑每載漢魏唐宋之書禮樓僧継曉本一僉壬寓人多方賣緣誤衆異春五尺兒童亦切齒罵唾敢肆無忌惑亂聖聰大發内庫蓋造佛寺填財無益之地使陛下踏唐憲梁武之轍居者遷毁勞者不休於聖壽未必能益國祚未必能綿生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太監梁芳傾覆陰狠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

石崇數年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曉僧求蓋寺外謂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氣財貨骨月小人疾病也梁方耗元氣削骨月引以疾病重為身危臣謂不斬繼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即粉方身不足償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食三奸之肉卒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窮念牛耕犬守走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陛下七年

矣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
陛下為仁聖主是即臣勞與袁居食疏入下錦衣獄
杖三十謫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張黻言今三邊未靖
四方災旱萬民愁苦有祿之臣惟恐駭陛下不盡聞時
事不盡言耳言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
忠讜亦下獄謫為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吏部舍書疏
吏大駭叩頭泣曰疏入均死公義激或所甘心何吏
累也俊曰死吾自承不爾相及俊妻覺之不敢以諫

侍講吳希賢與俊厚令僕告希賢来止之俊曰吾志已決死後煩君一傳耳擬赴通政司通政張　屏讀數曰君言甚正雷霆之下尚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至是二人直聲震都下傳草有繪圖而鬻者人為語曰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王端毅在留都虢乞留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　憲宗感悟叙復南部　孝宗践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争

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
損稼俊與約穫薪以伺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
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賦邊方諸淫寺三
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敞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
盜礦賊銀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累容遂
戕土官奪印相仇殺俊開誠諭之多感惧送印出不
煩兵弘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會境內雨雹
災異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

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又德安、陸及吉州增修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著爲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已而言者薦庚申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晋以來宫闈内侍柄臣之禍且乞戒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近時章疏當爲第

一俊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
唐揚綰之風壬戌江西盜起勅俊巡視江西寧濠以
貪讀侵害借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俊悉裁抑具奏
府殿曷琉璃瓦之非謂已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異
王几杖之賜叔陟京邸之求特凜雖橫未有逆萌或
以為過後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　武皇初政起俊
巡撫江西上疏力辭未幾改撫四川時四川渠盜藍
廷瑞鄢本恕起漢中陷州縣俊至發官兵及儸回石

硅等處土兵討賊斬賊首廖惠殲其餘黨惟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會合入陜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時賊黨曹甫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俊聞報馳赴東元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啣枚而往圍而燒之賊奔竄又于山坪佛子崖等連戰連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擒獲無筭後藍廷瑞鄢本恕等又殘害蓬欽二州俊會洪鍾楊宏兵討之生擒藍鄢并擒其巨首二十八人前後招降十數

萬露布以聞陞俊右都御史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奏革其宣撫既又賂瓘求復俊言亂階不可啟忤瓘意會瓘誅得無事俊又奏瓘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瓘者乃請　上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故大臣交忌旨下詰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

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野大駭蜀人號哭遮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冦復作矣言官交薦終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復改刑部尚書時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諠詞俊遂次考輯歷代成禮論以進又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陛見　上注視久之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推寓朝房並不僦室遇事屢有論奏隨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學

責緝熙典惜分陰不宜輙罷屢疏親大臣勸聖學闢
異端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歛匠
作財物及御史參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賁
緣內降差校尉李陽鳳等赴鎮撫司問理俊據法執
奏不遣有旨還送鎮撫司俊又奏言奉詔則違法守
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　上怒雖不罪俊而
陽鳳迄改錦衣獄俊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俊
在刑部僅十四月以暮年遭際誓竭忠懷仰裨新政

然尤以保終令名為念遂之休八疏乃允賜勅以行
士夫祖餞都門外道路爭嘖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
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俊一人耳俊遘疾具
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
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嘉靖六年卒于
家享年七十有六七年明倫大典成　上追罪俊進
歷代成禮論革其生前官職子達以士禮葬之隆慶
元年追卹復舊加少保賜葬祭謚貞肅俊平生不戀

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尚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

石匱書曰吾於正德間得二大臣焉韓司徒之堅凝也其宋之韓琦乎林中丞之勁正也其宋之張詠乎二君子者難進易退轉展仕途俛予俛奪惜時之未究其用也倘聖明在上無棄雍居中無瘈狗當戶諫行言聽殫智盡能大展其驥足以馳騁中原則二君

于之功業豈在王之戍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明　釰南張　岱著

孫燧許逵列傳

孫燧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為人沉毅有大畧初授刑曹歷郎中法司踵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執獄吏部尚書楊一清嘗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詰原問官莫能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有聲一清為相薦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

寧庶人反刑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庶人時時感動以大義庶人文飾詐名殊加敬禮既而惡黨日興不可掩翳燧廉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置之法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陸完急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寧言庶人于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繫之一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檄群邑

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于朝重險兵使者推布置
諸道山邑民有獷猂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
于外而陰具疏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
臣惑乃不知其所為齎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鄱陽
賊吏捕之急轉竄王西山墳廠中不能得太監畢真
徙鎮守浙江王厚為賄劉時嚇呷語真首肯良久去
他題者狀未論、其踪跡可疑處者時　武宗北狩
屬車日遠疏七上為應八所遮諸權倖又持疑疏不

麃人以索麃人金寶燧知麃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逵議先捕群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麃人大恚宴燧酖之不得及生日為公燕次日入謝宴濠陰令諸兵伏衷刃匿幕中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令我監國燧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誰駕耶濠怒却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罵燧曰我何負于汝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逵挺而前厲聲曰賊妄言求死孫公孫公何不罵逆大罵濠戟手怒曰是不知大義使縛燧逵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爾得縛耶顧燧曰罵〻濠大怒喝武卒縛燧及逵先錘折燧左臂令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立不屈罵不絕口遇害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宸濠驚異江西人為燧逵具棺素服哭奠于棺次已庚人既為王守仁所擒燧子堪徒跣赴難啟燧棺更殮治

燧顔色如生異香㷔㷔自𢪔起　世宗即位贈燧禮部尚書諡忠烈賜塋祭立祠曰旌忠祀江西蔭子錦衣千戶燧子三人堪武舉第一講兵畧習弩事爲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虜其死也以毁毋歷官都督墀尚寶卿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陞子鑨鋌錝鏔皆仕至大官鑨子如法言事坐謫豬初燧於廳事前掘得一古銅鏡背勒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字畫奇恠觀者不識燧死其

文始著燧與胡世寧王守仁并浙人並舉弘治五年鄉試夜半丈場中見二偉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不見庚人之變世寧發之遂折之守仁平之

許逵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頷年二十餘以正德三年進士為樂陵知縣時山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逵為樂陵無城即城之浚隍部隊鄉兵令人縛故

鞋底為甲冑腰繫牛耳刀抹鐵聯環双頭棍令民築墻屋外墻高其墻開竇如圭家令一壯丁執刀伺竇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者有軍法曰設伏巷內洞關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棍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犯樂陵城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備兵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潰夷不格牛馬民欲奔去逵力定之先

事築鑿設城堡置巡卒撚岸鄉正德七年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達追戰于楊二莊勦平之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内外搆結莫敢誰何達每禁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燧先發後聞孫燧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達凡規防撓宜悉與達議嘗語燧曰寧府果於為暴恃權寵也權寵由右事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也權寵

難去寧府難制策有剪盜、剪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悪孤而無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巡撫難之未能即發逵知变一日甲而伍擊都御史門鼓入則燧方與客飲逵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旦入寧府挾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逵從下大罵逵呼賊出匕首逐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使執逵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逵曰汝殺我天子殺死先後間耳反顧燧曰疇昔之夜言為今日遂並

遇害天方暑屍不息腐蠅蚋不近數日　世宗即位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遣官御祭命有司建祠其鄉蔭子瑒錦衣千戶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鄭芸言瑒所得錄以逵死難功遂保障山東設策巷戰尚未敘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人傅言寧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逵父曰嗟乎吾兒也為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為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臨

難倉卒委之無可柰何者

石匱書曰孫燧許逵其分之顏常山守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其節烈無以異也乃江右人往〻言燧就縛時年頗高簪者折其臂牘〻耳逵方三十有六罵不絕口挺而立刀斫不動也朝命建祠燧則左乃始則左逵夫燧措注峻密無須臾忘防豈不難色哉故王維禎傳燧為其語甚壯誠太過乃武以燧保濠賢者為貺并詆王文成功遂伍文定蓋小人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韓退之固言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明　緑南張　岱著

胡世寧范輅伍文定列傳

胡世寧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德安府推官推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與縣官事從賦捕盜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擢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策勵益嫺熟當世務擢知廣西太平府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

黠奸夷其上前守多難之世寧毅然往至則蠻剗宿
弊馭上苗一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
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誘濬中表兄趙元璫使擒之
散其兵數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
占三州二十七村地知府黃賜更服事之文昌畏慕
世寧欲來歸而懲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愳來
奪與尓將率兵從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衆且至
莫可支吾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來助

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蘭陽乞為世寧養子尋以母喪歸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之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強乃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參議王森者忌世寧功譖之俞諫狀不

悉上時寧王宸濠縱毒遠近陰結群盜取其資庇之
勢且成矣人莫敢言世寧發憤抗疏首陳江西賊情
撫勦機宜因言江西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
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三司官員多受鈐束
問刑參吏舉奉成案買辦漸行于外府縣提遍及于
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臣下恐有隱禍地
方益有可慮者又言乞推選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
以便宜悉聽區畫更乞戒諭寧王崇謙遠嫌遵依祖

訓政務不須干與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庶幾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得旨令濠鈐束其下濠怒以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中外逮捕之而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離任矣過家濠囑其黨巡按御史潘鵬發卒數十人誘執將甘心焉世寧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迅逾年濠賄用事人必欲殺世寧瀕死者數次又從獄中上書皆不報得减死謫戍遼東躬履行間援徒自業凡四載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天子新即位世寧自喪所上言崇聖孝除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爲浮沉而近倖多不悅者乞改南京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寧時已得末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鄒昊胡濮施儒楊必進有將畧爲時宰所厄

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與康歸無幾召理
南京兵務優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老成嘖
嘖饒有將畧觀察江西時徵兵勦盜軍官来謁適世
寧他出乃見其幼子繼、曰兵素不習豈可見吾父
乃教以進退離合之法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兵大異
之顧軍官汝不辦此誰教若者以寔對世寧歎曰吾
有子而不自知嗣後擊賊多用繼方畧世寧十不失
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寧上疏劾寧藩繼泣曰疏入必

有重禍不聽果下詔獄繼念父病死世寧妻獨不哭
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范輅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史首言
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寵擅亂法陰逐去京今震儲未
兆當訪選宗室以倫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分茅至
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　仁宗復言　上馳騁騎
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為讜是時
軍官簡文恬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搖殺其隸人太監

安搆隙寧淮揵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婪暴虐輅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 武宗納馬姬事比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埋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濠僭泰僭侈居儗皇宮繾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葠棄典禮太監真附醜歛正潰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 上出郊原蒐警驛盛扈從以防不虞蹤上濠直遮格之先誣奏輅離間肯

毀謗宗藩群奸假旨逮繫拷掠尋　武宗北狩縲絏七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差書始報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宫瘞枯骨受生徒教絃誦夷人化之　世宗即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輅周廣給事中陳昺寔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猶編氓非所以彰曲突徙薪之賞御史亦為言下吏部復原職送者填道泣別名其居曰滴淚閣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偕

兵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辟守垂禮固辭面詰
遂生荆棘且見忌鄉宦搆興誣謗言官論列漫及于
輅、懇疏即歸饒人刋遺定録以傳尋以胡世寧薦
起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子
永褎永宇永官皆薦鄉舉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
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蚩之幾斃猶曳衣行、自
若也後知吉安府寧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閩道

避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倅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備餙遂同擣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而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鬢不動士爭殊死鬬大破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閹張忠率師討賊、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

歸 上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帥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因之歸卒

石匱書曰宸濠初起撲滅猶易稍遲則搓蘗不伐將尋斧柯矣然世以其成功易也而報亦易之胡世寧范輅曲突徙薪功固不甚乃王文成刓印不之予伍文定輒罷其官楊銳僅加一府銜而黃晃張文錦旋即遇害功懋懋賞之謂何我明之武功終於不振有

以哉文成稱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髯不動古之

名將無以過之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

明 劔南張 岱著

王守仁列傳 附陽明弟子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晉王覽之裔。六世祖綱。有文武才。劉基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彥達。年十六。裹屍苗中。蔬布終身。以志父痛。高祖與準。精易究理。徵聘不就。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王母岑夫

人夢神人衮冕秉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敘命之曰雲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敘為改守仁遂能言十一歲從華北上過金山賦詩甚奇稍長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科第耳守仁曰讀書僅取科第為聖賢者何人斯華聞而嘆曰壯哉語乃欲令我愧見之十五從宦京師出游居庸山海關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illegible]十七就

婿江西游鐵柱宮得蜀中道士與語悅之見婁諒談
朱氏格物之旨故跳善押雖任俠之氣未除乃已知
砥學自厲既舉於鄉三舉而中會試第二人遂登甲
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塋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
寶劍既塋其子出越所佩劍為謝宛若夢中還授
刑部主事慮囚江北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
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
信汪俊泰州儲瓘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

切劘為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歸築室陽明山中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守仁曰是播弄精魂外道也又去而叩之禪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偁聘之主試回北上改兵部武選司主事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以論劉瑾忤旨逮繫守仁疏救亦下獄已廷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守仁行至錢塘恐不免置衣履江岸留詩

其處若投江者。因附商舟于舟山。為颶風漂至閩界。
閩戍詰之。夜奔々造山寺々不納。前宿野廟々前後
虎穴也。數殺人。守仁至明無害。廟道士異之。知其出處
而告之曰。察君意欲遠遁避禍。顧尊公方在朝。慭者
逮誣及尊公。尊公不免矣。為筮得明夷之卦。守仁乃
返赴龍場。廟道士者。鐵柱宮所見道士也。龍場在南
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錄
之。意有所會。輒為訓釋。而不必其盡合於先賢者。期

有七月五經之旨畧備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軒閣而居之學士稍集皆彬彬向化貴州宣慰安氏與龍場接壤時時使致幣帛粟肉守仁稍受一二會土酋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守仁作書詆安氏道利害甚悉安氏始悔悟遂受撫又明年劉瑾伏誅擢知廬陵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調吏部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而從游益衆進陞南京鴻臚寺少卿十一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江西之

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惠湖廣之郴桂
壤境相接峻谷深山嶺岫緻連羣賊竄穴其中都御
史文森受命往治稱疾不行兵部尚書王瓊深知守
仁才劾罷森薦守仁代之守仁至首平閩廣劇盜詹
師富溫火燒等因言盜賊日滋繇招撫之濫招撫之
濫繇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繇賞罰之弛而賊聯絡數
郡蟠據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以掃盪臣謂調
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亦不下盜兵衆聚難日久散

彰比得舉事、賊首已逃、横羅妄殺其所不免、班師未幾嘯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揀練二千有餘部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許之陞巡撫為總督軍務聽便宜從軍法是時瓔雅知守仁可屬大事咨示方畧謂峯盤據江湖閩廣間其在南安横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湖郴其在贛州浰頭諸寨則連界閩廣接境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險山谿連界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援黨與宜先

攻横水次桶岡末乃與廣東會兵以圖浰頭守仁悉如其計身率都指揮許清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唐淳季斆伍文定以其冬攻横水桶岡諸巢俘斬六千有奇因請置立崇義縣于横水以屬贑而浰頭賊有上浰中浰下浰守仁攻横水時恐浰賊乘虛出寇使人入巢告諭之賜以銀布其酋長黄金巢等皆願投詣惟大賊首池仲容不肯池仲容者捉戮官吏荼毒三省二十餘歲矣金巢至守仁厚撫之藉其衆五百同

攻横水.横水破.仲容惧.亦使其弟仲安領衆来.其時方攻桶岡.守仁亦藉仲安之衆使截桶岡賊而故遠其截賊處.召降賊民偹問仲容状.皆言仲容亢狡異諸賊必不可撫.今已僭號設官.候官兵至舉事有期及桶岡破.守仁使人賚賜仲容牛酒則仲容偹益嚴度不可隱.謬語賚賜人降衆盧珂鄭志高陳英者吾仇也.且見襲.不得不爾.時珂等已歸附為新民矣.仲容故脇珂與俱作賊.珂不應.以故有仇隙.守仁欲移

文責珂而珂等急來上变陽怒鞭繫之陰令其衆圖
犄角因使人購仲容將方歲盡守仁以賊平提兵還
贛矣下令贛城中賊已平騰幾盡何不為蜡樂因大
饗兵衆散遣之亦使仲安以其衆歸仲容大喜而購
者間語仲容王公待汝厚當住謝仲容來謝守仁令
人入珂巢令珂等陰戕其所部聚待命領其道必經
仲容巢則教之謬語曰軍門以珂妄言生事捕繫其
家衆去則不復為意仲容至贛見城中晏如市肆歌

樂覘盧珂網縶傲益喜守仁即以其宿釋珂令馳還以其部衆攻仲容巢豊竊仲容縻之過數日為正月癸卯度珂等已至巢椎牛置酒大為春宴賜仲容衆綵縷銀花以次入領綵其時暮使其出皆不相及而次第行斬之益趣諸縣兵與兵會分入諸巢自提兵搗其大巢于下浰大破之仲容餘衆奔九連山九連地廣益險峻兵不得入守仁以所得賊衣衣兵混進同得據高擊賊賊走伏而殲之搜捕月餘賊党皆空老

箭脇從號呼乞命乃皆籍釋之凡擒三十八巢擒斬賊首二十九中首三十八小首二千有奇因請主和平縣以屬惠而撫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復會兵三省夾勦之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錦衣世襲千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守仁方承命處置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變以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攻之時寧王已出攻安慶守仁與文定等次其眷屬於南昌寧王反兵而鬬遇之湖擒之語在宸濠傳方

宸王反時懸賞格能捕首封侯至是詔旨褒勞令兼巡撫江西地方　世宗即位召還赴京且行宴賞會以甫有　武宗大喪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既乞便道歸省其冬封新建伯予世襲并存問父華賜羊酒明年既辭不允守仁故以才畧為王瓊器任用能早膺閫寄屢立大功乃守仁亦歸德於瓊每有捷奏必上推朝廷制馭之威靈下及王瓊居中調度之勞美瓊以此益善守仁故昧平生得其像覿焚香

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手抱孫兒。右手執讀守仁奏。至閱捷輒擊節賞歎。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入請于朝。盡行所奏。其使得便宜行事。皆瓊從中主之。守仁益得伸發舒。寧王反。王瓊曰。亡憂。王伯安在。可定也。及是果然。守仁所定寧。用間用謀非一端。其始慮寧王遽出南昌。北犯南京。則偽為兩廣應撥兵符以示傳遽。及為迎接北來大軍文牒。故以遲之寧王所。又偽為適李士實劉養正書離間之。使其遲疑

不發我軍益集寧王既發則遍懸榜文誘示歸義之
人制木為小方予歸義者免死書之數千而投之湖
復為大方書寧王已擒無庸戰者及戰寧王之人逃
潰相継業以身講聖人之道謀間之術非所示人又
不敢瑣瑣屢御報捷之書不復紀及又宸濠當其結
譽士大夫特士大夫有名高者無所不傾下守仁亦
與無崖異凡使其門生冀元亨往說之莊語宸濠自
為善守仁叅謀陸完求得為江西巡撫用是其形跡

不能無疑于士大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忌者益讒譽醜詆至謂守仁陰附宸濠筴不勝而後背之者至請黜守仁爵一時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核平生用考功法抑黜之守仁益疏辭伯爵言國家急難之時苟有從我雖門庭之寇反面而内嚮可以論功況其翕然生忠義之心仰臂指之力追核平生抑黜不敘獨論臣功臣抑不敢承此時守仁門生方獻夫黄綰與所善席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于　上而

張璁霍韜亦極推轂　上不執守仁既守仁伯自如守仁之封上及祖父命至之日父華甚喜成禮而卒守仁戒家人勿哭加冕服拖紳含殮畢具一慟頓絕居喪三年從游益衆訕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獨守前說不少變六年廣西田州土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又征不克張璁桂萼薦守仁特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既辭不允守仁至梧咨詢士大夫軍民皆言蠻夷反側難罪

時大吏處置失宜安之則已因上書請可無征而定之則悉撤防守兵蘓受等喜詣見守仁軍門守仁杖之百而已同日開夷人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捷聞賜奬勅銀幣而斷藤峽牛腸六寺仙臺花相諸猺者自韓雍大征之後無所懲艾又縱肆有八寨猺賊尤為兇猛與相通結守仁既撤防守兵從便宜留湖廣商衆解甲而休之南寧默以檄勅之撫責蘓受新附之人蘓受踴躍用命遂以商卒歸遂之便從便

宜掩而征之報捷三千先是守仁捷奏歸功王瓊至是命改使林富等亦襲其微嗔守仁功甚至凡上奏故事先叙下司呈文後結己撰守仁如富所呈列叙奏首結以己疏 上業恠守仁奉命征田而顧撫之藤峽無命乃復征之及覽疏疑誇詐倒置見感姑賜勅奬諭而已餘賞悉格罷方獻夫霍韜言臣等廣東人備知諸猺患廣歲久兵則貴人餉則費財安靜無幾跳梁踵至王守仁秉百年破敝之後感聖明特起

之知片言馳諭厥角如崩舜格有苗何以加此至八
寨藤峽猺賊深阻獸伏禽棲開國以來不及征勦守
仁回歸師將降八掃清窟穴如拂几塵仁足以懷綏
向化之民義足以討服梗治之寇兩廣黎庶得安生
業勞苦功高矣而兵部功賞未見下頒戶部覆題又
待再按夫揆之詔書則有便宜從事之旨稽之傳志
則有大夫出疆專成安利之文忠如守仁一屈於江
西再屈于兩廣臣竊惜之誠恐經畧善後策不得施

機會一失逋賊復熾其為兩廣患不淺　上許守仁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病矣日冒暑輿疾出入諸寨相度地宜議移衛所設縣治而病益進遂上疏乞骸卧舟待命江廣界上行至南安卒　上聞怒守仁專擅不候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狀聞而守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困可知儻在原宥
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會官詳定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毋得護庇詹事黃綰給事中

周廷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報。綰疏責廷朋黨。謫判太倉州。已吏部會議。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不與。則著朱子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誖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詆毀先儒。號召門徒。

虛設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

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伏義討賊功固可錄

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

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殁後卹

典俱不許給都察院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說果於

非聖者重治不饒久之許其子正憶襲錦衣衛副千

戶

穆宗即位詔大臣有應得卹典贈謚者科道奏

議定奪於是言者皆言守仁下吏禮二部會議守仁

生前之論已定，身後之典宜優。制詔贈新建侯，謚文成。賜塋予祭及贈誥，推明為元勳聖學。萬曆初，從祀孔子之庭，制書獎之曰：聖賢之學，管葛之才。正億得嗣伯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塾師秦先生為姚江隱士，守仁年十四，即從之學。每當風雨晦暝，雷電交作，令守仁夜分獨行城上，緣城走四十里，以練其胆力。嘗授守仁武侯八陣法，一日守仁閉戶，用赤白豆壘陣圖未完，呼侍午膳，先生大驚曰：伯安爾面上殺

氣如許守仁告以蹇先生曰爾便解此耶更進以逼甲諸書海日公嘗夜至書舍見守仁走水上不敢呼而去及守仁巡撫江西別秦先生先生曰勿錯認帝星蓋初分野界江右　世宗在楚故語之先生聞宸濠將有事急往南昌貽守仁以棗梨及江荳西瓜子四物不見守仁而返守仁發菓奩驚曰此秦先生寓言使我早離江西也遂有查亂兵之行得不與濠難後守仁封新建伯着冕服叩拜先生先生方與老妻

磨麥吁守仁磨前立曰完此斗麥與汝語守仁植立不敢動先生磨麥完守仁拜第擧手小術之徐自汲水呼老妻做麥餅款守仁而別

石匱書曰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瞞下矣茲其所以偉也

又曰文成自請提督軍務而王晉溪能亟與之此功之所以成也文成初握兵符遂以山賊訓手一敗賊

于長富村。再敗賊于象湖山。再敗賊于橫水于浰頭城。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軍士之手熟矣此功之所以速成也。今之握重兵者一日未經操練而倉卒開邊欲其衝鋒陷陣。是猶庖人未嘗割雞而制其屠牛此必不得之數矣。

又曰致良知之說行而人猶訕之天下無學術矣乎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猶訕之。天下無事功矣謗口譸張。易白為黑。陽明先生且猶不免、而況其他乎。

至事久論定。微隆慶初用諫官言。贈謚襲爵。則新建之爵幾絶矣。微萬曆用諸士大夫言。立祠講學。則新建之學亦幾絶矣。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居側之人。可不慎哉

陽明弟子列傳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文成妹婿也。嘉靖間。以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工部員外。文成還南太僕卿。遂同舟而南。舟中問大學宗旨。瞿然起。以爲先生之教。宜孔

門嫡傳舍是皆傍蹊曲徑斷港絕河也後文成與及門語入徽輒曰此意惟與曰仁舟中及之後同官嵓都而同志益親及文成撫南贛處亦請告歸與陸澄謀耕雲上之田俟歸為力學計未幾卒先是愛游南嶽夢瞿曇撫其背曰女與顏子同德既而曰亦與顏子同壽已而果然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時王文成倡明理學畿為諸生負高才不喜學倡論與文成

相角。文成同。此學種也。多方勸掖之。方委贄爲弟子。冠雄雞。佩豭豚。時人比之孔門之得子路。獨冠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于師門。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魯者未通解。穎慧者之沉毅能闡明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爲幾。領師命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

幾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己見不
教〻于時格識者謂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
等而同門錢緒山寬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
幾語寬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
来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幾與寬分教之大
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
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寬謂
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幾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

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

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寬曰若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寬謂畿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之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

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

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于一文成發舟畿與寬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洎水洲南野率同門

三百餘人請益、文成同、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畏粮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于南安、畿方偕寬赴廷試、聞訃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寛議服制、寛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勿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于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咸以期集祭

畢分席講堂呈所見于義取正爲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試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次選
欲引之義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宫僚其壻吳儀制春義
門生也首以義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丈選所
阻一往投刺乃可義謝曰補宫僚而挾刺求之非所
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
我爲何如人遂大恨義補南武選會三殿灾詔求直

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倫顧問貴溪票旨詆為偽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畿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時當考察貴溪使人謂考功薛應旂曰王畿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畿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為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同學自結於貴溪故畿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日孳孳以講學為務所至

接引無倦色自両都吳楚閩粵皆創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至老不倦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所著有龍谿語錄若干卷

冀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舉鄉試學以務實不欺為主王文成在贛時屬以教子已令主濂溪書院諸同門嚴事之時宸濠謀逆而浮慕王文成以問學為名高文成乃遣元亨往見之冀有感動濠詢以他語元亨若不喻獨詳與論學濠退拊掌大咲曰人癡一

至是耶然以文成故禮待之一日講西銘至父母宗
子元亨反覆言君臣之義本一體語多感諷濠乃大
恚猛大詫濠素暴異時每大詫人立死左右為驚慄
失措元亨從容理前語如常濠曰此生亦有胆氣贈
金遣還元亨歸金有司文成聞亟遣人從間道迎之
歸及見文成曰寧王必反幸預備之及平宸濠張許
訊濠同閙王守仁故與殿下通行乃賣殿下為功有
諸濠曰無之張許屢詰不置濠曰獨常遣冀擧人

與我論學來張許乃大喜急掩捕元亨備拷掠炮烙
迫使誣文成通濠終不伏會科道交疏論救事得白
元亨以病卒獄中同門陸澄應典輩為棺斂歸其喪
元亨在獄視諸囚無異一體諸囚皆感泣向善臬司
逮其妻李氏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
豈有他哉獄中治麻枲不輟暇誦書歌詩事且白守
者欲出之李氏曰未見吾夫吾出安歸臬司諸僚婦
召見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見則以囚服見手不釋

麻葉問爾夫何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閒閫

者悚然

錢寬字德洪山陰人錢鏐之後父希明三歲失明而

博古能文章文成倡道寬與王畿首師之推尊發明

為獨至文成在越七年寬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

文成丁父艱使門弟子紀喪事因才器使仙居人金

克厚者為人謹厚文成使司廚克厚語寬曰吾學得

司廚而大進嘉靖五年寬與畿厚同舉進士而寬畿

不廷對歸卒業於文成凡士子及文成之門者文成使寬先引導之俟志定有入方與請見八年當廷試方北上聞文成喪遂輟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之搆天真精舍當湖海之交祀文成收錄遺言與答問語曰傳習錄既殿試乞教授蘇州以便養還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諸生以悔吝凶之道遷刑部主事轉員外坐械繫郭勛忤旨下詔獄與楊爵趙都督白樓講學獄中勛死乃釋隆慶初薦復原職以引年進

階朝列大夫無何卒學者稱為緒山先生

鄭朝朔廣東潮人也以進士拜御史委贄為弟子文成告之克念作聖參吵精猛為廢寢食者經月朝朔向有風疾日就羸瘦人勸之曰盍少休朝朔曰夕死可矣後竟卒

應良字元忠台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一室講學授徒歸養十餘年世宗入繼統召授翰林院編修以直諫杖闕下罷其

官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舉進士爲刑部郎中與兄尚哲並從學于文成自咎罷習嘗以輕傲爲戒秀水人沈謐素慕文成執贄未遂後爲行人聞侃講學京師嘆曰師雖殁吾其私淑諸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侃問律呂侃不荅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侃曰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

繇出也書云詩言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于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為弟子

揚驥字士德弟士鳴潮陽人初驥從湛編修若水游有志已受之成學篤信而力行之士德卒若水誌其墓有謂心、相持如髮如鉗頗詆其失自然之宗文成以為篤信好學之死靡他朋輩未嘗有也其後士鳴亦早卒文成尤痛惜之

馬明衡字子萃莆人也父思聰死宸濠之亂立志卓然不惑於利害閩鄭繼之亟稱之嘗留意於文辭文成曰草木之華千葉者無實其華繁者其實鮮戒其溺也以監察御史言事落職士論惜之

季本字明德山陰人本敏慧絕群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喪不一日入閨閤自是家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務該博未窺要領及師

事王文成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
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三猶自以學未就
不欲仕文成勸之仕乃仕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以
論救馬明衡朱淛謫揭陽主簿稍遷弋陽令同知蘄
州陞南京禮部主事以鄒東郭守益事連末謫判辰
州入貳守吉安以長沙太守終焉本在仕途二十餘
年歷郡縣所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捍
患績甚著然皆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衡他

人所縮首畏避噤舌不敢吐一言者本挺身危辭無少避以是仕輒不利家居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蓍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藏于家學者稱為彭山先生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仕按察僉事守益年十七舉鄉試尋母卒治葬廬墓正德辛未會試王文成為同考賞識之拔為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編修

賢遂辭官歸踰年守益亦引疾歸養四方人士皆來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而疑之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何首慎獨也時王守仁在南贛執問之守仁反覆開導守益書曰道在是矣辭歸安福宸濠反守益聞變率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守仁喜曰君臣師友在此舉矣　世宗即位出就官復入越見守仁參證月餘既別守仁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誠之深也守仁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譏之近之矣至京復職會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明年再疏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從見守仁于越而後履任寺益莊官臨民一以誠心相感講學興禮風動隣郡丁亥陞南京禮部郎中辛卯王文成卒入越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院居數年薦起為南京考功郎中己亥簡宮僚召入為司經局洗馬兼經筵講官請從祀薛瑄孔子廟廷時與徐階羅洪先趙時春唐順之相資切偲之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

學士掌南院尋改南祭酒會九廟災循例自陳疏中寓交儆意譏者因中傷之竟辭官歸壬戌年七十有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子善太僕寺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王艮故名銀泰州人泰俗負鹽艮父故為鹽商第名其子曰銀耳銀成人父為娶婦矣父將走公門銀寢而聞其號驚起問故父曰吾欲走公門嘖而不及湯

水冷吾面也父出銀痛哭曰吾已成人令父昧爽磧寒而尚予予及暮父歸請代父役父曰役于公當識數汝不知也何能吾代銀則走學數既習數告父曰可矣自此掃舍捧席哺啜定省如禮久之父曰汝尚不識字銀走之塾師習字乃粗識論語孝經章句遂邈然有希古聖賢之心信口談說如或啟之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地如是有年人未識也有吉州人來為塾師聞銀論說曰此類吾撫王

公之談王公王守仁也曰爲道其良知之學銀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知良銀談格物如其閒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銀與王公也即走請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入門行中道守仁異之迎以賓禮據賓位而坐坐定守仁問何冠也曰有虞氏之冠問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學其服耶抑并學其上堂詐跌掩而啼哭耶銀色動生漸側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

祥為弟子居有間来諧心即復就賓位守仁拜而還
其拜已乃稱服乃卒拜為弟子於是為之易名曰艮
字汝止居亡何歸省道金陵至大學前欲以所學諭
六館士六館士覩艮冠服異常環問所治經曰治總
經守仁以外艱歸艮從居越四方来學咸屬開導之
之駕小蒲輪隨二僕入京所至為人講說以廣衍其
道後再見守仁倫陳格物之旨守仁曰待君自明也
守仁卒開門授徒遠近皆至銀骨劉氣和音咳聆顧

使人意消所引接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貴顯至悍
戾者亦悔謝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
破本疑機疾竭應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獨
不喜著述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大學士趙貞
吉稱艮契聖歸真生知之亞也銘其墓曰越中良知
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而貫一轂于璧字宗順能嗣其
學學者稱爲東崖先生
劉文敏字宜充安福人少時於莊坚勵動必繇禮入

越謁王文成稱弟子文成曰公不遠千里而來何為者文敏曰來為性命文敏為諸生及貢矣棄之去不復應舉其學以躬行為主虛談為戒嘗謂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克治己過徵諸倫理之寔無一不慊心而後為聖門之正學彼高談虛悟者德之賊也時士人聚講者衷惟文敏無奇假語或終日危坐貌肅神凝諸生悚然憚之共推為訥言敏行君子焉聶豹雅重其人曰海內真布衣御史劉陽學行長者亦嗣

文敏於陳真晟劉閔之間文敏有弟曰邦采亦秉諸生從文成學督學聞其名促之試邦采曰既中露體以求功名非士節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通省士子並以常服入試而邦采得中式已仕嘉興同知

歐陽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甫冠舉於鄉見王文成贛州受其學不與計偕者再專心致志忘寢食者終歲文成以小秀才呼之嘉靖初成進士與同門舉者更僕共馬終日講繹無間出知六安州以政事位德

未暇學問為歉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偬中遷刑
部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屢遷鴻臚卿告終養以薦起
禮部侍郎母喪扶柩歸哀毀廬墓服未闋特旨召拜
禮部尚書直内閣與分宜不合屢疏乞歸尋卒謚
文莊
聶豹字文蔚吉水永豐人也舉進士官御史指斥巨
鐺及大臣不職有風裁嘗謁文成於越語之學教然
以擔當絕學為己任後陞平陽太守北虜闌入旁郡

多陷劉守禦有方虜不敢犯事聞　世宗手勅問相
臣平陽守獨能禦賊其為誰以按察副使倫兵潼關
為夏貴溪所嫉忌罷歸忠有奇數平陽守禦虜時貴
多科歛遺于理貴溪敗徐階力保得釋庚戌虜大入
以故官起倫虜道中三遷兵部尚書尋掌本兵時分
宜當國邊鎮大帥咸以賄賂進退訖不得行其志倭
寇浙閩分宜薦趙文華視師豹持不可勸致仕卒贈
少保謚恭襄豹初謁王文成寔未納待稱弟子及文

成死閩中為位哭稱門生服心喪祓遶日方興學者講中庸官校突至械繫之見者胆落豹就械無幾微動顏色着械已徐理前語如初及就道父老咸涕泣送之豹怡然作別者無事者途中與從行朋輩朝夕論學無須臾間官校詫異之目為異人

董澐海寧人年六十有八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寝食遺生業時俗共非哄之不顧已游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

中以扶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路上坐文成
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
之語連日夜瀼大喜謂得生平聞所未聞遂請執贄
為弟子文成曰蘿石齒長於我師友一也苟信吾言
何必北面瀼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也辭歸
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請曰此吾老妻之所織
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文成復不許瀼曰何夫子之
拒我峻也入而強納拜焉文成待以師友之間與之

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于雲門若耶鑑湖剡曲澐日有閒欣然自喜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咲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澐咲曰吾方幸逃於若海方知憫若之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有四存稿行世

劉東鑑萬安人正德中舉進士授寧津令盜起圍城東鑑斬賊首五百級賊平　武宗南征　世宗繼統

皆道其境東鑑措辦供億下不擾民後以糾巨璫逮
詔獄尋釋之謫潮貳守以所學勵潮人潮人從學甚
衆所至祀名宦祠
穀邁南京留守衛人辛卯舉于鄉及入太學與何善
山游聞王文成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己南改驗封晉文選出爲江西叅議擢貴州督
學副使疏請致仕　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
學兩浙歷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鄉請告還癸酉復

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丞缺
僉議非邁不可強起邁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再上
允致仕邁自筮仕至卿貳吏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
僅十三難進易退論薦者以致邁一出為重邁性尚
玄泊恬默寡交陸公樹聲稱邁坐鎮雅俗似房次律
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傅至
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
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

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舉進士為紹興太守始以禮聞舉主於文成稱門生然豪曠不拘小節於學勿之信也見文成門人日進心疑之遣弟逢吉就學意以覘文成也逢吉歸備以告如是者累日乃悟曰所奉是也始數來就見且曰大吉臨政過多矣先生何無一言教之文成曰何過大吉歷數之文成曰吾言之矣大吉愕曰未有也文成曰吾不言君何自知之大吉曰良知也文成哂曰良知非我嘗言者乎大吉哂

謝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加審且曰與其事過而悔也孰若使之不犯乎文成曰人言不如自訟之爲真大吉復哄謝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益加密且曰即身過可免心過且蝟集也文成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也今開矣雖纖塵落亦見能自藏乎此作聖之機也大吉乃大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之士使就學而政治大修士夫之不逞者胥怨誹之以入覲失官去猶致書千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李爲

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至得喪是非一語之不及也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舉進士第一官拜吏部掌文選郎中事吏部以文選要重故峻門第雖親故不荅拜以爲常春獨無門禁同志中雖布衣亦親往荅拜出部則偏走刺諸貢客夜則挾衾被往宿寺觀中講學竟々一無私言而人亦不敢干之以私文成及門之士謂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謂志

行愊寔表裡如一者則推林子仁

陽明有三弟子徐珊癸未會試策問詆文成學不對而出論者謂彥明後一人及同知辰州侵軍餉事發自縊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禮部侍郎黃綰為言官所詆自言刺背有盡忠報國四字下法司勘驗刑部郎中陸澄抗疏大禮攻璁萼為邪說後大禮議定澄復上疏稱璁萼正論而悔前言之失請改過自新三人者天下傳以為咲

余特為文成斥之以例鳴鼓之攻

石匱書曰陽明先生剏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乃群起攻之不遺餘力海內視之方以為毒藥猛獸乃諸君子肯心喪廬墓立祠講學奔走且半天下焉入何信之篤耶孔子曰自吾得仲繇而惡言不入於耳其龍谿王子乎不然彼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伊誰之力耶